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日知録卷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賈　錟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席大賓

日知録卷十八

崑山 顧炎武 撰

祕書國史

漢時天子所藏之書皆令人臣得觀之故劉歆謂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則有延閣廣内祕室之府而司馬遷為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書劉向揚雄校書天禄閣揚雄答劉歆書自言為郎之歲詔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 班斿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東京則班固傅毅為蘭臺令

史竝典校書曹褒於東觀撰次禮事而安帝永初中詔謁者劉珍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吏五十餘人詣東觀校定五經諸子傳記竇章之被薦黄香之受詔亦得至焉竇章傳是時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太僕鄧康遂薦章入東觀為校書郎　黄香傳初除郎中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　晉宋以下此典不廢左思王儉張纘之流咸讀祕書載之史傳晉左思為三都賦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祕書郎中　南齊王儉遷祕書丞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永明三年於儉宅開學士館悉以四部書充儉家　梁張纘為祕書郎祕書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為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數十百日便遷纘固求不徙欲徧觀閣內圖

籍而柳世隆至借給二千卷南齊柳世隆性愛涉獵啓太祖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唐則魏徵虞世南岑文本褚遂良顔師古皆為祕書監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手書繕寫藏於內庫而玄宗命弘文館學士元行沖通撰古今書目名為羣書四録以陽城之好學至求為集賢院吏乃得讀之陽城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隷集賢院竊院中書讀之六年無所不通　竇威為祕書郎秩滿當遷固守不調十餘歳其學業益廣　段成式為祕書省校書郎祕閣書籍披閲皆徧宋有史館昭文館集賢院謂之三館太宗別建崇文院中為祕閣藏三館真本書

籍萬餘卷置直閣校理仁宗復命繕寫校勘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書成藏於太清樓而范仲淹等嘗為提舉且求書之詔無代不下故民間之書得上之天子而天子之書亦往往傳之士大夫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來舊本藏之祕府垂三百年無人得見而昔時取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廢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古司馬遷之史記班固之漢書干寶之晉書柳芳之唐歷吳兢之唐春秋李燾之宋長編竝以當時流布至於會要

日歴之類南渡以來士大夫家亦多有之未嘗禁止明則實録之進焚草於太液池藏真於皇史宬在朝之臣非預纂修皆不得見而野史家傳遂得以孤行於世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今是雖以夫子之聖起於今世學夏殷禮而無從學周禮而又無從也況其下焉者乎豈非密於禁史而疎於作人工於藏書而拙於敷教者邪遂使帷囊同毀空聞七略之名家壁皆殘不覩六經之字嗚呼悕矣

十三經注疏

自漢以來儒者相傳但言五經而唐時立之學官則云九經者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故為九也其刻石國子學則云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宋時程朱諸大儒出始取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本朝因之而十三經之名始立其先儒釋經之書或曰傳或曰箋或曰解或曰學今通謂之注書則孔安國傳詩則毛萇傳鄭元箋周禮儀禮禮記則鄭元注公羊則何

休學孟子則趙岐注皆漢人易則王弼注魏人繫辭韓康伯注晉人論語則何晏集解魏人左氏則杜預注爾雅則郭璞注穀梁則范甯集解皆晉人孝經則唐明皇御注其後儒辨釋之書名曰正義今通謂之疏

舊唐書儒學傳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攷定五經頒於天下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高宗紀

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頒孔頴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時但有易詩書禮記左氏春秋五經永徽中賈公彦始撰周禮儀禮義疏宋史李至傳判國子監上言五經書既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修望令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偓佺等重加讐校以備刋刻從之今所行者𣪍梁唐楊士勛疏孝經論語爾雅宋邢昺疏孟子孫奭疏惟公羊疏不著人名或云唐徐彦撰今人但知五經正義為孔頴達作不知非一人之書也新唐書頴達本傳云初頴達與顔

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百餘篇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駮正其失詔更令裁定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攷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

監本二十一史

宋時止有十七史今則并宋遼金元四史為二十一史但遼金二史向無刻本南北齊梁陳周書人間傳者亦

罕故前人引書多用南北史及通鑑而不及諸書亦不復采遼金者以行世之本少也嘉靖初南京國子監祭酒張邦竒等請校刻史書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本部議恐滋煩擾上命將監中十七史舊板考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成祭酒林文俊等表進至萬歷中北監又刻十三經二十一史其板視南稍工而士大夫遂家有其書歷代之事迹粲然於人間矣然校勘不精訛舛彌甚且

有不知而妄改者偶舉一二如魏書崔孝芬傳李彪謂崔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諭殊優今當為羣拜紀此三國志陳羣傳中事陳羣字長文紀之子時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為紀拜 古人用此事者非一北史陸卬傳邢卲向與卬父子彰交及見卬機悟博學乃謂子彰曰以卿老蜯遂出明珠意欲為羣拜紀非為隱僻今所刻北史改云今當為絕羣耳不知紀羣之為名而改紀為絕又倒其文此已可笑南北板同又如晉書華譚傳末云始淮南袁甫字公冑亦好學與譚齊名今本誤於始字絕句左方跳行添列

一衣甫名題而再以淮字起行南北板同齊王問傳末云鄭方者字子回此姓鄭名方即上文所云南陽處士鄭方露版極諫而别叙其人與書及問答書於後耳今乃跳行添列一鄭方者三字名題北板無者唐書李敬元傳末附敬元弟元素今以敬元屬上文而弟元素跳行此不適足以彰太學之無人而貽後來之姍笑乎惟馮夢禎為南祭酒手校三國志猶不免誤終勝他本　十三經中儀禮脫誤猶多士昏禮脫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

據以補此一節而其注疏遂亡鄉射禮脫士鹿中翿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簞興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至於歷官任滿必刻一書以充餽遺此亦甚雅而鹵莽就工殊不堪讀陸文裕深金臺紀聞曰元時州縣皆有學田所入謂之學租以供師生廩餼餘則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為之故讐校刻畫頗有精者洪武初悉收上國學今南

監十七史諸書地理歲月較工役竝存可識也今學既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間或刻之然祗以供餽贐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昔時入覲之官其餽遺一書一帕而已謂之書帕自萬歷以後改用白金聞之宋元刻書皆在書院山長主之通儒訂之主書院者謂之山長宋史理宗紀何基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徐幾建寧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學者則互相易而傳布之故書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於校讐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板不貯官而易印行三也有右文之主出焉其復此非難

也而書之已爲劣生刋改者不可得而正矣是故信而好古則舊本不可無存多聞闕疑則羣書亦當並訂此非後之君子之責而誰任哉

舊唐書病其事之遺闕新唐書病其文之晦澁當兼二書刻之爲二十二史如宋魏諸國既各有書而復有南史北史是其例也

張參五經文字

唐人以說文字林試士其時去古未遠開元以前未改

經文之日唐書經籍志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尚書從今文篆籀之學童而習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書景龍觀鐘猶帶篆分遺法至於宋人其去古益遠而為說日以鑿矣大歴中張參作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刋正謬失甚有功於學者開成中唐元度增補復作九經字樣石刻在關中今西安府學向無板本間有殘闕無別本可證近代有好事者刻九經補字并屬諸生補此書之闕以意為之乃不知此書特五經之文非經所有者不載而妄添經外之字

并及字書中汎博之訓予至關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識者顯與所補不同乃知近日學者之不肯闕疑而妄作如此

山東人刻金石録於李易安後序紹興二年玄黓歲壯月朔不知壯月之出於爾雅（八月為壯）而改為牡丹凡萬歷以來所刻之書多牡丹之類也

別字

後漢書儒林書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近

鄙者猶今俗用之字别字者本當為此字而誤為彼字也今人謂之白字乃别音之轉

三朝要典

宋史蹇序辰傳紹聖中為起居郎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奸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讟宗廟睥睨兩宫觀事攷言實狀彰著然蹤迹深祕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間蓋已不可究質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彚輯而存之歲

久必致淪失願悉討奸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鐸編類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免者天啓中纂輯三朝要典正用序辰之法

門戶之人其立言之指各有所借章奏之文互有是非作史者兩收而並存之則後之君子如執鏡以炤物無所逃其形矣褊心之輩謬加筆削於此之黨則存其是者去其非者於彼之黨則存其非者去其是者於是言

者之情隱而單辭得以勝之且如要典一書其言未必盡非而其意別有所為繼此之為書者猶是也此國論之所以未平而百世之下難乎其信史也崇禎帝批講官李明睿之疏曰纂修實録之法惟在據事直書則是非互見大哉王言其萬世作史之準繩乎

密疏

唐武宗會昌元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請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

乖僻因有懲責在藩鎮上表必有批荅居要官啓事自有記注並須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勅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罔不由此近見實録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為信今後實録所載章奏並須朝廷共知者方得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理必可法人皆向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從之此雖出於李德裕之私心然其言不為無理自萬歷末年章疏一切留中抄傳但憑

閣揭天啓以來讒慝弘多嘖言彌甚予嘗親見大臣之子追改其父之疏草而刻之以欺其人者欲使蓋棺之後重為奮筆之文追遺議於後人侈先見於前事其為誣罔甚於唐時故志之於書俾作史之君子詳察而嚴斥之也

貼黄

章奏之冗濫至萬歴天啓之間而極至一疏而薦數十人累二三千言不止皆枝蔓之辭崇禎帝英年御宇厲

精圖治省覽之勤批答之速近朝未有乃數月之後頗亦厭之命內閣為貼黃之式崇禎元年三月即令本官自撮疏中大要不過百字黏附牘尾以便省覽此貼黃之所由起也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唐制降勅有所更改以紙貼之謂之貼黃蓋勅書用黃紙則貼者亦黃紙也今奏狀劄子皆白紙有意所未盡揭其要處以黃紙別書於後乃謂之貼黃蓋失之矣其表章略舉事目與日月道里見

於前及封皮者又謂之引黄

記注

古之人君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所以防過失而示後王記注之職其來尚矣唐太宗通曉古典尤重其事蘇冕言貞觀中每日退朝後太宗與宰臣參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録由是貞觀注記政事稱為畢備及高宗朝會端拱無言有司惟奏辭見二事其後許敬宗李義甫用權多妄論奏恐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隨仗

便出不得備聞機務因為故事

舊唐書姚璹傳長壽二年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惟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預聞璹以為帝王謨訓不可遂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撰録號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璹始也

四書五經大全

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之後黄氏榦字直卿號勉齋先生有論語通釋而采語録附於朱子章句之下則始自真氏德秀字希元號西山先生名曰集義止大學一書祝氏洙字宗道乃倣而足之為四書附録後有蔡氏模字仲覺號覺軒先生四書集疏趙氏順孫號格菴先生四書纂疏吴氏真子號克齋先生四書集成昔之論者病其泛濫於是陳氏櫟字壽翁號定宇先生作四書發明胡氏炳文字仲虎號雲峯先生作四書通而定宇之門人倪氏士毅字仲宏號道川先生合二書為一頗有删正名曰四

書輯釋有汪克寬序至正丙戌自永樂中命儒臣纂修四書大全頒之學官而諸書皆廢倪氏輯釋今見於劉用章刻所刻四書通義中永樂中所纂四書大全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大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間有舛誤大學格致章或問是亦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輯釋引漢書劉歆移太常書有曰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又孔子家語後序中亦有此二句大全則去其所引劉歆書但云出家語後序則失其本矣中庸九經章或問引賈捐之對元帝語輯釋引漢書本傳文曰夫後宮色盛則賢者隱微佞臣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此捐之之言謂文帝不聽後宮幸臣之請爾大全則改云元帝不行既不知

古書又不辨語氣至春秋大全則全襲元人汪克寬胡傳纂疏字德輔隱居不仕以十年之功為此書但改其中愚按二字為汪氏曰及添盧陵李氏等一二條而已詩經大全則全襲元人劉瑾詩傳通釋此書與胡傳纂疏予今並有之而改其中愚按二字為安成劉氏曰其三經後人皆不見舊書亦未必不因前人也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頒餐錢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於國家者不知凡幾將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啓百世儒林之緒而僅取

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豈非骨鯁之臣已空於建文之代而制義初行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問也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後之君子欲掃而更之亦難乎其為力矣

書傳會選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詔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上以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

其他注說與番陽鄒季友所論間亦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采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九月癸丑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頒行天下今按此書若堯典謂天左旋日月五星違天而右轉陳氏祥道高宗肜日謂祖庚繹于高宗之廟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謂是武王金氏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張氏綱陳氏櫟皆不易之論又如禹貢厥賦貞主蘇氏軾謂賦與田正相當

涇屬渭汭主孔傳水北曰汭太甲自周有終主金氏謂周當作君多方不克開于民之麗主葉氏　陳氏櫟謂古者治獄以附罪為麗皆可從然所采既博亦或失當如金縢周公居東謂孔氏以為東征非是至洛誥又取東征之說自相牴牾每傳之下繫以經文及傳音釋於字音字體字義辯之甚詳其傳中用古人姓字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攷證典故蓋宋元以來諸儒之規模猶在而其為此書者皆自幼為務本之學非由八股發身之人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而尚有功於後學至永樂中修尚書大全不惟刪去異說并音釋亦不存矣愚嘗謂自

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經術人才於斯為盛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十族誅而臣節變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矣

内典

古之聖人所以教人之說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埽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禮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去就交際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罰雖其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樂記亦有體用之分然竝無用心於内之

說自老莊之學行於戰國之時而外義者告子也外天下外物外生者莊子也於是高明之士厭薄詩書以為此先王所以治天下之糟粕而佛氏晚入中國其所言清淨慈悲之說適有以動乎世人之慕嚮者六朝諸君子從而好之其傳寖盛後之學者遂謂其書為內典（內典字見冊府元龜引唐會要開成二年二月王彥進准宣索內典目錄十二卷）推其立言之旨不將內釋而外吾儒乎夫內釋而外吾儒此自緇流之語豈得士人亦云爾乎

黄氏日抄云論語曾子三省章集注載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語意已足矣又載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内故傳之無弊夫心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國平天下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内之說也用心於内近世禪學之說耳象山陸氏因謂曾子之學是裏面出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入去今傳於世者皆外入之學非孔子之真遂於論語之外自謂得

不傳之學凡皆源於謝氏之說也後有朱子當於集注中去此一條

褚少孫補滑稽傳以傳記雜說為外家是以六經為內也東漢儒者則以七緯為內學六經為外學後漢書方術傳自是習為內學注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祕密故稱內逸民傳溥通內外圖典魏志管寧傳張臶學兼內外舉圖讖之文一歸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後漢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可得聞指謂讖記而今百世之下曉然皆悟其非今之所謂內學則又不在圖讖之書而移之釋氏矣

心學

黄氏日抄解尚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章曰此章本堯命舜之辭舜申之以命禹而加詳焉耳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今舜加危微精一之語於允執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審擇而能執中者也此訓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執中一語而發也堯之命舜曰四海困窮天禄永終今舜加無稽之言勿聽以至敬修其可願於天禄永終之上又所以警切之使勿至於困

窮而永終者也此戒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永終二語而發也執中之訓正說也永終之戒反說也蓋舜以昔所得於堯之訓戒并其平日所嘗用力而自得之者盡以命禹使知所以執中而不至於永終耳豈為言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㫖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摭道心二字而直謂即心是道蓋陷於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㫖遠矣蔡九峯之作書傳述朱子之言曰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

治之之法而并傳之可謂深得此章之本旨九峯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下之本其説固理之正也其後進此書傳於朝者乃因以三聖傳心為説世之學者遂指此書十六字為傳心之要而禪學者借以為據依矣愚按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間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也理具於吾心而驗於事物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而别白其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亂皆於此乎判此聖人所以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

而相傳以執中之道使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而無有過不及之偏者也禪學以理為障而獨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單傳心印聖賢之學自一心而達之天下國家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歷千載而無間者何傳之云俗說浸淫雖賢者或不能不襲用其語故僭書其所見如此

中庸章句引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亦是借用釋氏之言不無可酌

論語一書言心者三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乃操則存舍則亡之訓門人未之記而獨見於孟子夫未學聖人之操心而驟語夫從心此即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者矣

唐仁卿名伯元澄海人萬歷甲戌進士官至吏部文選司郎中答人書曰自新學興而名家著其冒焉以居之者不少然其言學也則心而已矣元聞古有學道不聞學心古有好學不聞好心

心學二字六經孔孟所不道今之言學者蓋謂心即道也而元不解也何也危微之旨在也雖上聖而不敢言也今人多怪元言學而遺心孰若執事責以不學之易了而元亦可以無辭於執事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又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元未能也孔門諸子日月至焉夫子猶未許其好學而況乎日至未能也謂之不學可也但未知執事所謂學者果仁邪禮邪事邪抑心之謂邪外仁外禮外事以言心

雖執事亦知其不可執事之意必謂仁與禮與事即心也用力於仁用力於心也復禮復心也行事行心也則元之不解猶昨也謂之不學可也又曰孳孳為善者心孳孳為利者亦未必非心危乎心哉判吉凶别人禽雖大聖猶必防乎其防而敢言心學乎心學者以心為學也以心為學是以心為性也心能具性而不能使心即性也是故求放心則是求心則非求心則非求於心則是我所病乎心學者為其求心也心果待求必非與我

同類心果可學則以禮制心以仁存心之言毋乃為心障與衛嵩曰從心不踰矩孔子至七十時方敢以此自信而今之學者未可與立而欲語從心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必斯言也

論語仁者安仁集注謝氏曰仁者心無内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此皆莊列之言非吾儒之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故曰操則存舍則亡不待存而自不亡者何人哉

舉業

林文恪材福州府志曰余好問長老前輩時事或為余言林尚默名誌閩縣人永樂壬辰進士鄉試會試皆第一殿試一甲第二名方游鄉庠為弟子員即自負其才當冠海內士云然攷其時試諸生者則楊文貞金文靖二公也夫尚默當時所習特舉子業耳而楊金二學士皆文章宿老蔚為儒宗尚默乃能必之二公若合符節何哉當是時也學出於一上以是取之下以是習之譬作車者不出門而知適四方之

合轍也正德末異說者起以利誘後生使從其學毀儒先詆傳注殆不啻弁髦矣由是學者倀倀然莫知所從欲從其舊說則恐或主新說從其新說則又不忍遽棄傳注也已不能自必況於人乎嗚呼士之懷瑾握瑜範馳驅而不遇者可勝道哉是故射無定鵠則羿不能巧學無定論則游夏不能工欲道德一風俗同其必自大人不倡游言始

又曰近日講學之輩彌近理而大亂真士附其門者皆

取榮名於是一唱百和如伐木者呼邪許然徐而叩之不過徼捷徑於終南而其中實莫之能省也
東鄉艾南英皇明今文待序曰嗚呼制舉業中始為禪之說者誰與原其始葢由一二聰明才辯之徒厭先儒敬義誠明窮理格物之說樂簡便而畏繩束其端肇於宋南渡之季而慈湖楊氏之書為最著國初功令嚴密匪程朱之言弗遵也葢至摘取良知之說而士稍異學矣然予觀其書不過師友講論立教明宗而已未嘗以

入制舉業也其徒龍谿王畿緒山錢德洪闡明其師之說而又過焉亦未嘗以入制舉業也龍谿之舉業不傳陽明緒山班班可攷矣衡較其文持詳矜重若未始肆然欲自異於朱氏之學者然則今之為此者誰為之始與吾姑為隱其姓名而又詳乙注其文使學者知以宗門之糟粕為舉業之俑者自斯人始萬歷丁丑科楊起元嗚呼降而為傳燈於彼教初說其淺深相去已遠矣又況附會以援儒入墨之輩其鄙陋可勝道哉今其大旨不過曰耳自

天聰目自天明猶告子曰生之謂性而已及其厭窮理格物之迂而去之猶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已任其所之而冥行焉未有不流於小人之無忌憚者此中庸所以言性不言心孟子所以言心而必原之性大學所以言心而必曰正其心吾將有所論著而姑言其槩如此學者可以廢然返矣

又曰嘉靖中姚江之書雖盛行於世而士子舉業尚謹守程朱無敢以禪竄聖者自興化華亭兩執政尊王氏

學於是隆慶戊辰論語程義首開宗門破題見下是年主考李春芳興化縣人此後浸淫無所底止科試文字大半剽竊王氏門人之言陰詆程朱

坊刻中有偽作羅倫致知在格物一篇其破題曰良知者廓於學者也按羅文毅中成化二年進士當時士無異學使果有此文則良知之說始於彝正不始於伯安矣況前人作破亦無此體舊日文字破題或二句或三句必盡題意嘉靖八年主司變體刱為輕佻之格孔子聖之時者也程文破云聖人者立大中者也試錄一出士論譁然以其為

先朝名臣而借之耳

破題用莊子

五經無真字始見於老莊之書老子曰其中有精其精甚真莊子漁父篇孔子愀然曰敢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荀子真積力久亦是此意黄庭經曰積精累氣以為真大宗師篇曰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列子曰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漢書楊王孫傳曰死者終身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

反其真也說文曰真僊人變形登天也徐氏繫傳曰眞者仙也化也從匕匕即化也反人為𠤎從目從乚八其所乘也人老則近於死故老字從匕既死則反其真故真字亦從匕以生為寄以死為歸於是有真人真君真宰之名秦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魏太武改元太平真君而唐玄宗詔以四子之書謂之真經皆本乎此也後世相傳乃遂與假為對李斯上秦王書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韓信請為假王高帝曰大

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又更東垣曰真定實融上光武書曰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而與老莊之言真亦微異其指矣今謂真古曰實今謂假古曰偽左傳襄十八年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 假王猶假君假相國唐人謂之借職是也今人之所謂假亦非宋諱玄以真代之故廟號曰真宗玄武七宿改為真武玄冥改為真冥玄枵改為真枵崇文總目謂太玄經為太真則猶未離其本也隆慶二年會試為主考者厭五經而喜老莊黜舊聞而崇新學首題論語子曰由誨汝知

之乎一節其程文破云聖人教賢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莊子大宗師篇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列子仲尼篇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始明以莊子之言入之文字自此五十年間舉業所用無非釋老之書彗星掃北斗文昌而御河之水變為赤血矣崇禎時始申舊日之禁而士大夫皆幼讀時文習染已久不經之字搖筆輒來正如康崑崙所受鄰舍女巫之邪聲非十年不近樂器未可得而絕也雖然以周元公道學之宗而其為書猶有所謂無極之真者吾又何責乎

今之人哉羅氏困知記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太極與陰陽五行非二物也不當言合又言通書未嘗一語及無極

孟子言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下文明指是愛親敬長若夫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則必待學而知之者矣今之學者明用孟子之良知暗用莊子之真知

科場禁約

萬歷三十一年闕月禮部尚書馮琦上言頃者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誣民之罪盡焚其

所著書其崇正闢邪甚盛舉也臣竊惟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二十一史通鑑性理諸書而外不列於學官而經書傳注又以宋儒所訂者為準此即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自人文向盛士習寖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騖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棄孔孟非毀朱程惟南華西竺之語是宗是競以實為空以空為實以名教為桎梏以紀綱為贅疣以放言高論為

神奇以蕩軼規矩掃滅是非廉恥為廣大取佛書言心言性畧相近者竄入聖言取聖經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禪教語道既為蹖駮論文又不成章世道潰於狂瀾經學幾為榛莽臣請坊間一切新說曲議令地方官雜燒之生員有引用佛書一句者廪生停廪一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以上降黜中式墨卷引用佛書一句者勒停一科不許會試多者黜革二十八年禮科摘湖廣舉人董以修四書義有無去無住出世住世語罰停五科　伏乞天語申飭斷在必行自古有仙佛

之世聖學必不明世運必不盛即能實詣其極亦與國家無益何況襲咳唾之餘以自蓋其名利之跡者乎夫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於吾道之外別為二氏自南宋以來於吾道之中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蘊而陰附於吾道之內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非聖主執中建極羣工一德同風世運之流未知所屆上曰祖宗維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經取士表章宋儒近日學者不但非毀宋儒漸至詆譏孔

子埽滅是非蕩棄行檢復安得節義忠孝之士為朝廷用覽卿等奏深於世教有裨可開列條欵奏來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獨修有好尚者任其觧官自便自此稍為釐正然而舊染既深不能盡滌又在位之人多以護惜士子科名為陰德亦不甚摘發也至於末年詭僻彌甚

新學之興人皆土苴六經因而不讀傳注崇禎三年浙江鄉試題又用明俊民用章上文歲月日時無易傳曰

不失其時也第三名龔廣生文誤以為歷家一日十二時之時而取冠本經刻為程文九年應天鄉試題王請大之至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內有以遏徂莒注曰莒詩作旅衆也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第二十三名周天一文誤以為春秋莒人之莒亦得中式部科不聞磨勘詔令之不行至此

朱子晚年定論

宋史陸九淵傳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鵞湖論辨所學多

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辯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

王文成守仁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當時羅文莊欽順已嘗與之書而辯之矣其書曰詳朱子定論之編葢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牘三數十卷之内摘此三十餘

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為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為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為定偶攷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為晚年定論至於集注或問則以為中年未定之說竊恐攷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黄直卿一書監本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别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增此二字而序中又變定字為舊字却

未詳本字所指朱子有答吕東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説然非指集注或問也凡此愚皆不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以執事天資絶世而日新不已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為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諸海又以為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其固信其非虚語也然又以為獨於朱子之説有相牴牾揆之於理容有是邪他説固未敢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内第四書亦自以為其於實體似益精明

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葢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為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為詳盡竊以為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為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邪若以此二書為然則論孟集注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如其以為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

凡此三十餘條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髙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毫釐之不同者為祟於其間以成牴牾之大隙哉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為見之尤真而取其一說以附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晩年所見端的與否良未易知葢吾儒昭昭之云釋氏亦每言之毫釐之差正在於此即草廬所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效殆所謂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者也葢雖

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又蚤獲親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但其所稟鄰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鑚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鑚研文義為非而以墮此科臼為悔夫得魚忘筌得兎忘蹄出莊子蹄古罤字通兎罥也可也矜魚兎之獲而反追咎筌蹄以為多事其可乎哉東莞陳建作學蔀通辯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而為之辯曰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二

家譜集具載甚明黃氏日鈔曰朱子答陸子壽書反復論喪祭之禮答陸子美書辯詰太極西銘至再而止答陸子靜書辯詰尤切其條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者凡七終又隨條註釋斥其空踈杜撰且云如日未然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可矣書亦於此而止近世東山趙汸對江右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此特朱子謙己誨人之辭未嘗教人為陸氏之學也豈鵞湖之論至是而有合邪使其合并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所萌芽也程篁墩敏政因之乃著道一編分朱陸異同為三節始焉如氷炭之相反

中焉則疑信之相反終焉若輔車之相倚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録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說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顛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之深故今編年以辯而二家早晚之實近儒顛倒之弊舉昭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强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

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今乃指專言涵養者為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曰趙東山所云蓋求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臆料其後會之必同本欲安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可笑可笑按子靜卒後朱子與詹元善書謂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何時而已蓋已逆知後人宗陸氏者之弊而東山輩不攷此書強欲附會之以為同何邪如此豈不適所以彰朱陸

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合欺人之弊柰何近世咸信之而莫能察也昔裴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以欺人主陸宣公謂其愚弄朝廷甚於趙高指鹿為馬今篁墩輩分明掩有為無指無為有以欺弄後學豈非吾道中之延齡哉又曰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此書於朱陸二家同異攷之極為精詳而世人不知但知其有皇明通紀又不知通紀乃梁文康儲之弟億所作而託名

於清瀾也究平孫承澤謂陽明所編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子且吾夫子以天縱之聖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聞多見曰博聞約禮至老删述不休猶欲假年學易朱子一生效法孔子進學必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德性在是問學在是如謬以朱子為支離為晚悔則是吾夫子所謂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文約禮皆早年之支離必如無言無知無能為晚年自悔之定論也以此觀之則晚年定論之刻真為陽明舞文之書矣葢自

弘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絶世之資倡其新説鼓動海内文成與胡端敏世寧鄉試同年一日謂端敏公曰公人傑也第少講學端敏答曰某何敢望公但恨公多講學耳嘉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間而王尚書世貞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發先儒之説而出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故王門高弟為泰州王艮龍溪王畿二人泰州之學一傳而為

顔山農均再傳而為羅近溪汝芳趙大洲貞吉龍溪之學一傳而為何心隱本名梁汝元再傳而為李卓吾贄陶石簣望齡昔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以為一世之患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髙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困知之記學蔀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

姑蘇志言姚榮國廣孝著書一卷名曰道餘録專詆程

朱實録本傳言廣孝著道餘録詆訕先儒為君子所鄙少師亡後其友張洪謂人曰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每見道餘録輒為焚棄少師之才不下於文成而不能行其説者少師當道德一風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説又作之時也

嘉靖二年會試發策考試官蔣文定冕石文介珤謂朱陸之論終以不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强而同之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詆吾朱子之學與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

大相遠與至筆之簡冊公私詆訾以求售其私見禮官舉祖宗朝故事燔其書而禁斥之得無不可乎成祖實錄永樂二年鄱陽人朱季友詣闕獻所著書詆毀宋儒上怒遣行人押赴饒州會司府縣官杖之盡焚其所著書當日在朝之臣有能持此論者涓涓不塞終為江河有世道之責者可無履霜堅冰之慮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宋史林之奇言昔人以王何清談之罪甚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攷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

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之正豈不在於後賢乎

竊書

漢人好以自作之書而托為古人張霸百二尚書衛宏詩序之類是也晉以下人則有以他人之書而竊為己作郭象莊子注何法盛晉中興書之類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

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

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儁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無儁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盜竊所成之書必不如元本名為鈍賊何辭

舊唐書姚班嘗以其曽祖察所撰漢書訓纂多為後之

注漢書者隱沒名字將為已說班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舊義行於代吾讀有明弘治以後經解之書皆隱沒古人名字將為已說者也

勘書

凡勘書必用能讀書之人偶見焦氏易林舊刻有曰環緒倚鉏乃環堵之誤注云緒疑作佩井堙水刊乃木刊之誤注云刊疑當作利失之遠矣幸其出於前人雖不讀書而猶遵守本文不敢輒改苟如近世之人據臆改

之則文益晦義益舛而傳之後日雖有善讀者亦茫然無可尋求矣然則今之坊刻不擇其人而委之讐勘豈不為大害乎

梁簡文帝長安道詩金椎抵長樂複道向宜春是用漢書賈山傳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三輔決録長安十二門三塗洞開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為往來之徑水經注同今誤作金椐而又改為椎輪

唐閻朝隱送金城公主適西蕃詩還將貴公主嫁與�

檀王是用晉書載記河西王禿髮傉檀今誤作耨檀而又改為褥氈比於金根車之改金銀而又甚焉者矣

莊子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一本作所師葢魏晉以後寫書多有作草者故以所而訛石也

改書

東坡志林曰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

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

漢書藝文志曰古者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寖不正是知穿鑿之弊自漢已然故有行賂改蘭臺漆書以合其私者矣

萬歷間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且如駱賓王為徐敬業討武氏檄本出舊唐書其曰偽臨朝武氏者敬業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臨

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人攺作僞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禍心睥睨神器乃是未簒之時故有是言越六年天授元年九月始攺國號曰周其時廢中宗為廬陵王而立相王為皇帝故曰君之愛子幽之於别宫也不知其人不論其世而輒攺其文繆種流傳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詩歸一書尤為妄誕魏文帝短歌行長吟永歎思我聖考聖考謂其父武帝也攺為聖老評之曰聖老字竒舊唐書李泌對肅宗言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監國而仁明孝

悌天后方圖稱制乃鴆殺之以雍王賢為太子賢自知不免與二弟日侍於父母之側不敢明言乃作黄臺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悟而哀愍其辭曰種瓜黄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為天后所逐死於黔中其言四摘者以况四子也以為非四之所能盡而改為摘絶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説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

易林疑是東漢以後人撰而託之焦延壽者延壽在昭宣之世漢書京房傳曰延壽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學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按此梁敬王定國也以昭帝始元二年嗣四十年薨當元帝之初元三年其時左氏未立學官今易林引左氏語甚多又往往用漢書中事如曰彭離濟東遷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寧元年曰火入井口楊芒生角犯歷天門窺見太微登上玉牀似用李尋傳語曰新作初陵踰陷難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

又曰劉季發怒命滅子嬰又曰大蛇當路使季畏懼則又非漢人所宜言也

日知録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日知録卷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鋑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席大賓

日知録卷十九

崑山　顧炎武　撰

文須有益於天下

文之不可絶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

文不貴多

二漢文人所著絕少史於其傳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數篇或三四篇史之録其數盖稱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則以多為富夫多則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於世其不傳宜矣

西京尚辭賦故漢書藝文志所載止詩賦二家其諸有名文人陸賈賦止三篇賈誼賦止七篇枚乘賦止九篇

司馬相如賦止二十九篇兒寛賦止二篇司馬遷賦止八篇王褒賦止十六篇揚雄賦止十二篇而最多者則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枚臯賦百二十篇而于枚臯傳云臯為文𠋣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于臯臯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是辭賦多而不必善也東漢多碑誄書序論難之文又其時崇

重經術復多訓詁凡傳中録其篇數者四十九人其中多者如曹褒應劭劉陶蔡邕荀爽王逸各百餘篇少者盧植六篇黄香五篇劉騊駼崔烈曹衆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于鄭元傳云元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所注諸經百餘萬言通人頗譏其繁是解經多而不必善也秦延君説堯典篇目兩字之説十餘萬言但説曰若稽古三萬言桓譚新論此顔之推家訓所謂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者也陸游詩文辭博士書驢券職事參軍判馬曹

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漢言之東都之文多于西京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于六經而文衰矣記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 如惠施五車其書竟無一篇傳者

隋志載古人文集西京惟劉向六卷揚雄劉歆各五卷為至多矣他不過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簡文帝至八十五卷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約至一百一卷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著書之難

子書自孟荀之外如老莊管商申韓皆自成一家言至呂氏春秋淮南子則不能自成故取諸子之言彚而為書此子書之一變也今人書集一一盡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呂覽淮南之類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為之庶乎其傳也與

宋人書如司馬温公資治通鑑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為後世不可無之書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後人之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

傳所以然者其視成書太易而急於求名故也

伊川先生晚年作易傳成門人請授先生曰更俟學有所進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孶孶斃而後已

直言

張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即許庶人之議矣故盤庚之誥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國有大疑卜諸庶民之從逆子產不毀鄉校漢文止輦受言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猶存魯山令元德秀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蔿于𫝊宗爲之感動白居易爲盩厔尉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憲宗召入翰林亦近於陳列國之風聽輿人之誦者矣

詩之為教雖主於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諱

者如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如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如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惟趣馬楀惟師氏豔妻煽方處如曰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則皆直斥其官族名氏古人不以為嫌也楚辭離騷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王逸章句謂懐王少弟司馬子蘭椒專佞以慢慆兮章句謂楚大夫子椒洪興祖補注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如杜甫麗人行賜名大國虢與秦愼莫近前丞相嗔近於十月之交詩

人之義矣

孔稚珪北山移文明斥周顒劉孝標廣絶交論陰譏到溉袁楚客規魏元忠有十失之書韓退之諷陽城作爭臣之論此皆古人風俗之厚

立言不為一時

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時而其效見於數十百年之後者魏志司馬朗有復井田之議謂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

公田宜及此時復之當世末之行也及拓跋氏之有中原令戶絶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給授而口分世業之制自此而起迄於隋唐守之魏書武定之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議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天下州鎭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雜鉛鑞並不聽用當世末之行也及隋文帝之有天下更鑄新錢文曰五銖重如其文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而開通元寶之式自此而準至宋時

猶倣之

唐書李叔明為劍南節度使上疏言道佛之弊請本道定寺為三等觀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為民德宗善之以為可行之天下詔下尚書省議已而罷之至武宗會昌五年併省天下寺觀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

五人凡毁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祅僧二千餘人而有明洪武中亦稍行其法元史京師恃東南運糧竭民力以航不測泰定中虞集建言京東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濵青齊萑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而授以地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為徵額五年有積畜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禄十

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如此可以寛東南之運以紓民力而游手之徒皆有所歸事不果行及順帝至正中海運不至從丞相托克托言乃立分司農司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為農師歲乃大稔至今水田遺利猶有存者而戚將軍繼光復修之薊鎮是皆立議之人所不及見而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時固不以望之魯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獨以告顔淵

及漢武帝太初之元幾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顔淵告漢武也孟子之欲用齊也曰以齊王猶反手也若滕則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嘗貶於齊梁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嗚呼天下之事有其識者不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然則開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

朱子作詩傳至於秦黄鳥之篇謂其初特出於西戎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

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歷代相沿至明朝英宗始革千古之弊嘗讀正統四年六月乙酉書與祥符王有爝曰周王薨逝深切痛悼其存日嘗奏葬擇近地從儉約以省民力自妃夫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者各遣歸其家周憲王諱有燉所著有誠齋集憲王雖有此命及薨妃鞏氏竟自經以殉謚貞烈以一品禮葬之　葢自御極之初即有感於憲王之奏而亦朱子詩傳有以發

其天聰也嗚呼仁哉

文人之多

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為文人者矣韓文公符讀書城南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而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於世焉足重哉此揚子雲所謂摭我華而

不食我實者也

黄魯直言數十年來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奬後生故華而不實明朝嘉靖以來亦有此風而陸文裕深所記劉文靖健告吉士之言空同李夢陽大以為不平矣見停驂録

宋史言歐陽永叔與學者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

巧言

詩云巧言如簧顔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鮮矣

仁又曰巧言亂德夫巧言不但言語凡今人所作詩賦碑狀足以悅人之文皆巧言之類也不能不足以為通人夫惟能之而不為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剛毅木訥為近仁學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

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為好犯上好作亂之人一為巧言令色之人自幼而不孫弟以至於弑父與君皆好犯上好作亂之推也自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以至於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皆巧言令色之推也然而二者之人常

相因以立於世有王莽之簒弑則必有揚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禪代則必有潘勗之九錫世說言潘元茂作魏公冊命人謂與訓誥同風是故亂之所由生也犯上者為之魁巧言者為之輔故大禹謂之巧言令色孔壬而與驩兜有苗同為一類甚哉其可畏也槐王作冏命曰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然則學者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其悖逆陵暴之心繼之以忠信以去其便辟側媚之習使一言一動皆出於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然後可以修身而治國矣記者

於論語之首而列有子曾子之言所以補夫子平日所未及其間次序亦不為無意

世言魏忠賢初不知書而口含天憲則有一二文人代為之後漢書言梁冀裁能書計其誣奏太尉李固時扶風馬融為冀章草唐書言李林甫自無學術僅能秉筆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闒茸者代為題尺又言高駢上書肆為醜悖脅邀天子而吴人顧雲以文辭緣澤其姦宋史言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乃使林希典書命逞毒於元祐諸

臣嗚呼何代無文人有國者不可不深惟華實之辨也

文辭欺人

古來以文辭欺人者莫若謝靈運次則王維靈運身為元勲之後襲封國公宋氏革命不能與徐廣陶潛為林泉之侶既為宋臣又與廬陵王義真款密至元嘉之際累遷侍中自以名流應參時政文帝惟以文義接之以致觖望又上書勸伐河北至屢嬰罪劾興兵拒捕乃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

子及其臨刑又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若謂欲效忠於晉者何先後之矛盾乎史臣書之以逆不亦苛矣王維為給事中安禄山陷兩都拘于普施寺迫以偽署禄山宴其徒於凝碧池維作詩曰萬戸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下獄或以詩聞於行在其弟刑部侍郎縉請削官以贖凡罪肅宗乃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襄王僭號逼李拯為翰林學士拯既汙偽署心不自安時朱玫秉

政百揆無叙拯嘗退朝駐馬國門爲詩曰紫宸朝罷綴鵷鸞丹鳳樓前立馬看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殺朱玫襄王出奔拯爲亂兵所殺二人之詩同也一死一不死而文墨交游之士多譏王維如杜甫謂之高人王右丞天下有高人而仕賊者乎乃有顛沛之餘投身異姓至擯斥不容而後發爲忠憤之論與夫名汙僞籍而自託乃心比干康樂右丞之輩吾見其愈下矣

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慙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㪽連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偽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離之大夫始而揺揺中而如噎既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複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為言者偽也

易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詩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夫鏡情偽屏盜言君子之道興王之事莫先乎此

修辭

典謨文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聞性與天道譬猶築數仞之墻而浮埃聚沫以為基無是理矣後之君

子於下學之初即談性道乃以文章為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則夫子不曰其旨遠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乎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嘗見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辭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

楊用修曰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話出而詩與言離矣

自嘉靖以後人知語録之不文於是王元美之劄記范介儒之膚語上規子雲下法文中雖所得有淺深之不同然可謂知言者矣

文人摹倣之病

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時有利鈍梁簡文與湘東王書云今人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棄其所長惟

得其所短宋蘇子瞻云今人學杜甫詩得其粗俗而已葉水心言慶歴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為師始黜唐人之學謂之江西宗派　金元裕之詩云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之識碔砆夫文章一道猶儒者之末事乃欲如陸士衡所謂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者今且未見其人進此而窺著述之林益難之矣

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

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説也

洪氏容齋隨筆曰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辭腴旨上薄騷些故為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元又集之以為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之几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别立機杼激越清壯漢晉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為解嘲尚有馳

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間皆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其言甚當然此以辭之工拙論爾若其意則總不能出於古人範圍之外也

如揚雄擬易而作太玄王莽依周書而作大誥皆心勞而日拙者矣世說王隱論揚雄大玄雖妙非益也古人謂之屋下架屋

文章繁簡

曲禮之訓毋勦說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韓文公作樊宗師墓銘曰維古于辭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此極中今人之病若宗師之文則懲時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如絳守居園池記以東西二字平常而改為甲辛殆類吳人之呼庚癸者矣作書須注此自秦漢以前可耳若今日作書而非注不可解則是求簡而得繁兩失之矣子曰辭達而已矣胡纘宗修安慶府志書正德中劉七事大書曰七年閏五月賊七來寇江境而分注於賊七之下曰姓劉氏舉以示人無不笑之不知近日之學為秦漢皆賊七之類也

辭主乎達不論其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史記之繁處必勝於漢書之簡處（容齋隨筆論衛青傳封三校尉語史記勝漢書處正不獨此）新唐書之簡也不簡於事而簡於文其所以病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須重見而意已明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

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須重疊而情事乃盡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書於齊人則必曰其妻疑而瞷之於子產則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言而已矣是故辭主乎達不主乎簡

劉器之曰新唐書叙事好簡畧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豈有繁簡邪昔人之論謂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當日進新唐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

黄氏日鈔言蘇子由古史改史記多有不當如樗里子傳史記曰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韓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為滑稽矣然則樗里子三字其可

省乎甘茂傳史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似史舉自學百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為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文人求古之病

後周書柳虯傳時人論文體有今古之異虯以為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當之論夫今之不能為二漢猶二漢之不能為尚書左氏乃勦取史漢中文法以為古

甚者獵其一二字句用之於文殊為不稱元阿嚕圖進宋史表曰且辭之繁簡以事而文之今古以時蓋用柳虯之語以今日之地為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為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

唐書鄭餘慶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訾其不適時

宋陸務觀跋前漢通用古字韻曰古人讀書多故作文

時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為工亦自不知孰為古孰為今也近時乃或鈔掇史漢中字入文辭中自謂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見此書為之太息書以為後生戒

元陶宗儀輟耕録曰凡書官銜俱當從實如廉訪使總管之類若改之曰監司太守是亂其官制久遠莫可考矣

何孟春餘冬序録曰今人稱人姓必易以世望稱官必用前代職名稱府州縣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為異不

知文字間著此何益於工拙此不惟於理無取且於事復有礙矣李姓者稱隴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琅邪鄭曰滎陽以一姓之望而槩衆人可乎此其失自唐宋五季間孫光憲輩始北夢瑣言稱馮涓為長樂公冷齋夜話稱陶穀為五柳公類以昔人之號而槩同姓尤是可鄙官職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號而稱之後將何所考焉此所謂於理無取而事復有礙者也于慎行筆麈曰史漢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謂其官名

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佳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於今此應為古人笑也史漢之文如欲復古何不以三代官名施於當日而但記其實邪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實無以示遠大家不為也予素不工文辭無所模擬至於名義之微則不敢苟尋常小作或有遷就金石之文斷不敢於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輩名家亦多如此

古人集中無冗複

古人之文不特一篇之中無冗複也一集之中亦無冗複且如稱人之善見于祭文則不復見于誌見于誌則不復見于他文後之人讀其全集可以互見也又有互見于他人之文者如歐陽公作尹師魯誌不言近日古文自師魯始以為范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見不必重出葢歐陽公自信已與范公之文並可傳於後世也亦可以見古人之重愛其言也

劉夢得作柳子厚文集序曰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

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又可見古人不必其文之出於己也

書不當兩序

會試録鄉試録主考試官序其首副主考序其後職也凡書亦猶是矣且如明初時府州縣志書成必推其鄉先生之齒尊而有文者序之不則官于其府州縣者也請者必當其人其人亦必自審其無可讓而後為之官于是者其文優其於是書也有功則不讓于鄉矣鄉之

先生其文優其于是書也有功則官不敢作矣義取于獨斷則有自為之而不讓于鄉與官矣凡此者所謂職也故其序止一篇或別有發明則為後序亦有但紀歲月而無序者今則有兩序矣有累三四序而不止者矣兩序非體也不當其人非職也世之君子不學而好多言也

凡書有所發明序可也無所發明但紀成書之歲月可也人之患在好為人序

唐杜牧答莊克書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為之今吾與足下竝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讀此言今之好為人序者可以止矣

婁堅重刻元氏長慶集序曰序者敘所以作之指也葢始於子夏之序詩其後劉向以校書為職每一編成即有序最為雅馴矣左思賦三都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於皇甫謐自是綴文之士多有託於人以傳者皆汲汲於名而惟恐人之不吾知也至於其傳既久刻本之存

者或漫漶不可讀有繕寫而重刻之則人復序之是宜敘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論昔賢妄為優劣之辨即過稱好事多設游揚之辭皆我所不取也讀此言今之好為古人文集序者可以止矣

古人不為人立傳

列傳之名始於太史公葢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為人立傳者故有碑有誌有狀而無傳梁任昉文章緣起言傳始於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是以寓言而謂之傳

韓文公集中傳三篇太學生何蕃圬者王承福毛穎又有下邳侯革華傳是僞作　柳子厚集中傳六篇宋清郭槖駝童區寄梓人李赤蝜蝂何蕃僅採其一事而謂之傳王承福之輩皆微者而謂之傳毛穎李赤蝜蝂則戲耳而謂之傳蓋比於稗官之屬耳若段太尉則不曰傳曰逸事狀子厚之不敢傳段太尉以不當史任也自宋以後乃有為人立傳者侵史官之職矣

太平御覽書目列古人别傳數十種謂之别傳所以别

於史家

誌狀不可妄作

誌狀在文章家為史之流上之史官傳之後人為史之本史以記事亦以載言故不讀其人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不悉一朝之大事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不悉一朝之掌故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監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作今之人未通乎此而

妄為人作誌史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牴牾不合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其謂是與

名臣碩德之子孫不必皆讀父書讀父書者不必能通有司掌故若夫為人作誌者必一時文死名士乃不能詳究而曰子孫之狀云爾吾則因之夫大臣家可有不識字之子孫而文章家不可有不通令之宗匠乃欲使籍談伯魯之流為文人任其過嗟乎若是則盡天下而文人矣

作文潤筆

蔡伯喈集中為時貴碑誄之作甚多如胡廣陳寔各三碑橋元楊賜胡碩各二碑至於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皆為之作碑自非利其潤筆不至為此史傳以其名重隱而不言耳文人受賕豈獨韓退之諛墓金哉李商隱記齊魯二生曰劉乂持韓退之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爾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今此事載唐書

王楙野客叢書曰作文受謝非起於晉宋觀陳皇后失

寵於漢武帝別在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黄金百斤為文君取酒相如因為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此風西漢已然按陳皇后無復幸之事此文盖後人擬作然亦漢人之筆也

杜甫作八哀詩李邕一篇曰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歳邕本傳長於碑頌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劉禹錫祭韓愈文曰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可謂發露眞贓者矣

侯鯖録唐王仲舒為郎中與馬逢友善每責逢云貧不可堪何不尋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

可待也此雖戲言當時風俗可見矣昔揚子雲猶不肯受賈人之錢載之法言而杜乃謂之義取則又不若唐寅之直以為利也戒菴漫筆言唐子畏有一巨册自録所作文簿面題曰利市今市肆帳簿多題此二字

新唐書韋貫之傳言裴均子持萬縑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為是今之賣文為活者可以媿矣

司空圖傳言隱居中條山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餽遺弗受嘗為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

盡既不有其贈而受之何居不得已也是又其次也

文非其人

元史姚燧以文就正於許衡衡戒之曰弓矢為物以待盗也使盗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非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吾觀前代馬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埶家遂為梁兾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羞徐廣

為祠部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録尚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内使廣立議由是内外竝執下官禮廣常為愧恨陸游晚年再出為韓侂冑撰南園閲古泉記見譏清議朱文公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為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是皆非其人而與之者也夫禍患之來輕於恥辱必不得已與其與也寧拒至乃儉德含章其用有先乎此者則又貴知微之君子矣

少年未達投知求見之文亦不可輕作韓昌黎集有上

京兆尹李實書曰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閤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閤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贜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絶非閤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至其為順宗實録書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則曰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

京兆尹恃寵强愎不顧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窮至壊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陵轢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内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與前所上之書迥若天淵矣林鶴玉露摘此為疑豈非少年未達投知求見之文而不自覺其失

言者邪後之君子可以為戒

假設之辭

古人為賦多假設之辭序述往事以為點綴不必一一符同也子虛亡是公烏有先生之文已肇始於相如矣後之作者實祖此意謝莊月賦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又曰抽毫進牘以命仲宣按王粲以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亦是歲也至明帝太和六年植封陳王豈可掎摭史傳以議

此賦之不合哉庾信枯樹賦既言殷仲文出為東陽太守乃復有桓大司馬亦同此例仲文為桓玄侍中桓大司馬則玄之父温也此乃因殷仲文有此樹婆娑之言桓元子有木猶如此之歎遂以二事湊合成文而長門賦所云陳皇后復得幸者亦本無其事俳諧之文不當與之莊論矣長門賦乃後人託名之作相如以元狩五年卒安得言孝武皇帝哉陳后復幸之云正如馬融長笛賦所謂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禄也

古文未正之隱

晉書劉元海石季龍作史者自避唐諱後之引書者多不知而襲之惟通鑑並改從本名